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龚鹏程 著

中国传统 文化十五讲

即传统即现在，传统因此乃是流动的，
不断新生于我们当下的实践活动中，
亦不妨说华夏文明正在生长、发展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203
78

2006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中国传统 文化十五讲

□ 龚鹏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龚鹏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7-301-09004-8

I. 中… II. 龚…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808 号

书 名: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04-8/G·14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75 印张 355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 100 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 50 种将在 2004 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

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

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序 论

坊间谈传统文化的书汗牛充栋,但本书与众不同,别有立场与方法。

一 立场

我是个生在台湾的江西人。传统文化,本来在我幼时的生活中,就是街坊邻里的揖让进退、闲话桑麻,是生活里具体存在着的体验。人人悲喜愉泣,俯仰于斯,谁也很难说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我”,传统并不是“我”之外的一个东西。

可是据说社会进步了,传统(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也要拿来检讨检讨了。我们,于是就站在传统之外,对它品头论足了起来,觉得它好,觉得它坏,觉得它有精华也有糟粕。

那时,台湾政府正在推动现代化,而反对政府的自由派学者则更为激进地主张现代化,扬“五四”之余焰,为时代之鼓吹。不赞成如此激进现代化者,便渐渐形成了一股被名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与之交哄,史称“中西文化论战”。但其实,无论是讲心性论的当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或言超越前进的胡秋原,大抵也只是说传统文化亦有优点,不可径弃而已。由时代的大趋势上看,政经社会体制的改造,已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那原先与我们生活生命相联结相融贯的传统文化,早就浑沌凿破。

新时代的哪咤,正在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期望新的莲花化身。故仅余的那几声文化保存之呼喊,听来宛若骊歌。虽然情意绸缪,矢言弗忘,可是行人远去,竟是头也不回的了。

然而历史如长川大河,从来不会一泻入海,总有曲折萦回。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烽火未熄,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倒已是遍地硝烟了,批孔扬秦,其势既远胜于“五四”,亦非在台倡言现代化诸君所能望其项背。此时,无论从政治策略或文化需要上说,台湾似乎都应起来保卫传统。于是,成立孔孟学会、发起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都要读《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四书,以《论语》、《孟子》为主)等等,乃蔚为新的人文景观,与政经体制之现代化“并行不悖”起来了。

五六十年代“从传统到现代”的命题,遂渐次转变为七八十年代的“传统与现代”。前者是要扬弃传统,后者则想融合并行之。但其融合之道,乃是以新时代之现代化要求为取舍。故金耀基曰“我赞成现代化,但只有在它不妨害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下赞成”(《中国现代化的航向》序),文崇一曰“把传统和现代划为对立两极,这正是早期现代化讨论所犯的重大毛病。其实,两者是相互为用的,好的传统可以帮助现代化,坏的传统可以阻滞现代化”(《现代化的模式在哪里?》)。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为现代化大业服务的。凡不符时代之需求者,皆宜弃去,如同啃不动的鸡骨头就应该吐掉那样。

我成长于以上这个社会脉络中,亲身经历了五十年来“传统/现代”这些论题的争论与发展,感慨万端。然此处非发感慨的地方,故谨综述我主要的观点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题目中的 A、B 两项,原本就是全然相斥的关系。因为“现代化”从定义上就是说一个社会要抛弃传统以转型成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乃是现代化之障碍,是需扬弃之物。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国走的都是这个路子。

把两者解释为非相斥关系,是修正现代化理论者的杰作。这些人都是舍不得把传统文化丢了的,所以各自发展了一些论述策略,欲修正现代化理论。

其一是说:社会固然要现代化,但传统文化也有好的一部分,可以保留,不必倒洗澡盆水时把婴儿也倒了。因此,此一派便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论”、“现代社会仍须讲伦理道德论”、“传统文化不碍现代化论”、“以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之现代化论”等说。其二则称:传统文化其实无碍于现代化,也可开展出现代化。历史上未见开出,并不代表它在质性上不能开,只要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它也是能开展出自由民主科学的。此说已较第一路说法更进一步,认为二者不仅非相斥关系,更是同一关系。第三说比第二说还要强势些,谓传统文化可以积极促进现代化。80年代“东亚儒学与经济发展”的论调即属此,认为韦伯讲错了,儒学也可以发展与资本主义,且可能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好。

这些修正主义的基本问题是:都不敢攫现代化之锋,都承认现代化的价值与必要,所以要以传统文化无碍于或有助于现代化为说。换言之,看起来是传统文化的护卫者,其实是拉传统文化去做现代化的拉拉队。传统文化有没有价值,要以现代化为标准来估量。既如此,这些修正论者又怎么可能真正动摇、修正得了现代化论?传统文化不正透过现代性的价值重估而被扬弃被转化了吗?现代化论者对此类说法嗤之以鼻,良有以也。

因此,这些修正论都是虚软的论述。真正要面对现代化理论,是要问:现代性真是种好东西吗?现代社会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吗?我们牺牲文化传统以追求现代化,值得吗?亦即:现今我们需要的,不是追求现代化而是批判现代化。

自有现代化,即有批判它的思潮。20世纪初,西方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便不是教人去追求现代,而是要揭露现代人奇特的精神处境,例如丧失了信仰、离开了家庭、活在科层体制和都市水泥丛林中、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而陌生、孤立的个我遂成为失落了意义的无根浮萍等等。厥后各派理论

奇峰叠起、赓续发挥,不胜枚举。如生态论者,大力批判现代社会的机械宇宙论、竭泽而渔的发展观、宰制自然之科技工业等,形成了自然生态主义。哈贝玛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只是工具理性之扩张,但价值理性、道德实践理性明显不足,故提倡沟通理性以济现代化之穷。丹尼·贝尔讲后工业社会,则是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存在着内在的文化矛盾:它由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所促动,可是发展下来,却成为刺激欲望、鼓励消费、消耗资源的型态,与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精神恰好相反。故后工业社会所应强调的,不再是现代性,反而是宗教精神。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全力去瓦解理性所倚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形上学。其他批判现代社会中科层宰制、科技灾难等,林林总总,实已蔚为大观。至于马克斯·韦伯一路思想,包括后来的世界体系依赖理论、全球化理论,更都指明了东亚国家之现代化并非其文化内部产生了变迁的需要,而是复杂的国际因素使然。

对于这些学说,我们也均予以介绍过,或批发,或代理,或零售,各有名家,但依样画葫芦,学舌一番而已,殊少抓住其总体精神。总体精神是什么?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不满,而筹思改善之道。

我们的情形恰好相反,我们对现代文明是艳羡的,希望自己能早日拥有这份(西方人大力抨击唾弃的)现代文明。所以包括那些批判现代性的学说,我们都把它当成西方现代文明来拥抱,以促进现代化。

这种总体精神方向上的差异、文化处境上的不同,也让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到:传统文化之不同于、扞格于现代文明之处,或者才正是它有价值的所在。相对于二元对立、人天破裂、宰制自然的形上学,中国本来所讲的天人合一、阴阳相济,不就是当代西方批判现代的生态自然主义者所想要发展的思想吗?相对于现代社会张扬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价值理性不足,中国原本所强调的伦理精神,不是恰可药此顽疾吗?过去被认为是封建、宗法、保守、落伍的那些东西,透过西方后现代情境中一些思想的反思,不是已让我们惊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含有丰富的“先后现代性”(pre-post-modernity)吗?

如此说,当然不是挟洋以自重,而是要告诉仍在讲现代化的先生们:现代化是落伍的论调,现代社会是有缺陷的居所,现代文明是要批判超越的。批判并超越之,其资源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二 方法

但由于现代化运动推动已及百年,政经社会总体已遭改造,我们事实上都在过着一种新的生活,器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价值层面均已发生了具体的文化变迁。

时至今日,老实说,中国在感情上诚然仍是中国人的家园;但在理解上甚或精神旨趣上,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其心灵的故乡,却大有可能不在中国而在欧洲、在美国。除了技术器用层次、制度层次之外,在精神、信仰、知识层面,也早已离开了中国。

以哲学为例。目前整个中国哲学研究,因对传统已极隔阂,对文献又不熟悉,对其美感品味亦不亲切,对古人之人际相应态度也甚为陌生,故研究已导向一套新的典范,研讨的问题和接受答案的判准也改变了。几乎所有人都只能采用西方哲学或科学的思考方式、观念系统、术语、概念来讨论中国的东西。碰到这个新“范式”所无法丈量的地方,便诟病中国哲学定义不精确、系统不明晰、结构不严谨、思想不深刻等等。

这样的研究,看起来颇有“新意”,论者亦多沾沾自喜。但实质上是甚隔阂、甚不相应的,令我这种读者读来颇有听洋牧师讲说佛经之感。

可是学界仍不以此为警惕、仍不满意,仍在覃思中国哲学应如何现代化。但依我观察,无论是就哲学这门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之认定,或由我们讨论哲学的方法等各方面看,中国哲学研究之现代化,可说早已完成了。目前已不会再有人用传统的表述语言、思维工具来讨论“哲学”了。谈哲学的人,对于中西方哲学,并不视为不同的两种东西,而觉得它们都是“哲学”,也都可以用同样的表述、思维方式、关心方向去要求它。

许多人把西力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洋哲学思想的情形,模拟为魏晋南北朝佛教之传入中国,并认为目前的主要课题,即在于“译经”、在于有系统地介绍西学、在于消化之。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与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是不同的。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人对佛教无知,故以其所知、已知之儒道思想去知之,此称为“格义”。现在却往往是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故用已知之西方哲学来说明未知的中国哲学。这种情形,与“格义”虽完全一样,但却掉转了一个方向。

如此反向格义,确实也能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者眼界大开,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洋哲学观念、术语、理论之参照与对比之下,让现代人更为了解。而且原先中国所无之各色理论译述介绍进来,丰富我们的文化、开拓我们的视野,也是颇有功劳的。正如中国菜固然佳妙,但外国烹调亦自有其传统、有其特色。异饌者不同味,自应介绍来令国人也都能尝尝。国人之所以负笈西方,习其烹饪之技者,亦以此也。海通以还,西餐东来,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俄罗斯、印度、缅甸、泰国,殊方绝域之异味佳肴,毕陈于我中华,正赖于此。吾辈亦因此乃得大饱口福、大快朵颐。因此,除非是口味格外古怪、别有胃肠,相信没有人会对西餐东来抱持反感,坚决不吃洋餐,且批评西餐东来遂令我华人口味堕落,不再能欣赏中餐之美了等等。

这些道理是不待辩说的。但是,假如现在做中餐的师傅只能用制西餐之方法去烹调,不会中菜的刀法、不能用中式厨房、不擅锅铲炒余之技,而皆仅能以煮意大利面之法煮面,然后说此即中华古面食也,您以为如何?

西力东渐以来,中餐是少数尚能维持其风味与传统的领域,尚未遽遭异化。哲学研究若不想继续被异化,实不妨参考中餐馆的存续发展之道。

中餐各系菜色,如淮扬菜、川菜、广菜、鲁菜,在西力东渐,西餐洋食来挑战时,采取什么方法呢?是用西方观点与方法来炒中国菜吗?是通过理解西方烹调,以求“中西会通”吗?是以西方菜式为“普遍菜式”,而要求中国菜据此为标准吗?是据西方菜式以评价中国菜吗?又或是以西方做菜的历史为发展阶段来解说中国烹饪史吗?

显然都不是！在讨论烹调时，若有人如此主张，一定会令人笑破肚皮。可是，在谈到中国哲学时，却恰好相反。人人似乎都觉得非用西方观点与方法来解析中国哲学不可；非通过理解西方哲学以求中西会通不可；非说哲学就是哲学，无中西型态之不同不可；非说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衡之，有逻辑性不足、体系性不完备、概念不清楚等毛病不可；非用西方上古中古近代或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来解说中国哲学史不可……不如此，学界就觉得你保守、无新意、不预流。因为整个潮流正是如此的，因此谁也不觉得如此甚为荒谬。

中餐则完全不曾采取这种方式，而只是平实地由其本色菜法中推陈出新。参酌西餐之处，亦非没有。例如进餐时的情调气氛、餐点的布置陈设、餐厅的花饰搭配等，尽可采酌西式。某些西餐之用料或是烹调技法，也不妨择用。如乳酪起司的运用、做酥皮汤、用奶油煎菇之类。但这些都是在中餐的基本法式中参用的。此外皆以本门刀法、火候、工夫、用料等等为主，研练而推出新款。

西方哲学之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代诸哲学新流派，谁不是通过重读其哲学传统，以发展出新理来？为什么西方哲学不以用东方观点与方法解释西方哲学为时髦，不强调要通过理解东方哲学以求中西会通等为取事，我们却必须以此为乐？

面对这样的窘境，岂不也应像中餐或西方哲学那样，由其古代及中古哲学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哲学理论与学派，不断对其传统做反刍与反省；然后，再以传统的或新发展出来的理论、思致、方向、形态为“已知”，去观看对方，发展我们对世界的解释，一如西方哲学家以其传统的或新发展出来的观念及方法来解释世界那样。唯有如此，东西两方才能共同结构成一个对话的情境。否则，即只不过是一方发声，一方听受之、学习之而已。

所以，中国哲学在现代的道路，就在于应切实反省过去不恰当的“现代化”作为，老老实实“归而自求”，好好清理中国的学术传统，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视己，亦不当自惭形秽，认定老干已无法在现代开花，非得“接枝”或“变

种”不可。如此方能使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重新出发,重新被认识。

换言之,真正懂得吃中餐的人,大抵也才能懂得或欣赏西餐,既不会用制葡国鸡、烤马加休鱼的方法及口味来要求厨子依其法做武昌鱼,也知道武昌鱼须如何处理才能真正让湖北佬认为道地。至于专治西庖者,当然也同样会有此态度。诸君皆知味者,必不以吾言为河汉!

三 体例

由于认定了批判并超越现代化之资源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在研究传统文化时,又不采用以西餐方法来烹调中国菜之模式,所以本书之论次有纵有横。

纵,是指章节次序的安排。全书由中国人对“人”的基本认定讲起,故第一讲为体气。有此体气,就有生命存养的问题,故第二讲说饮食。有人,人要生存下去,就又有男女婚媾之事,故第三讲谈男女。有男女夫妇,便会有家庭、成社会、建邦国,而中国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即是封建,所以接着第四讲论封建。封建既关联于家又关联于国,封建之礼教,既用以修身又用之治国,内圣外王通为一体,《庄子》所谓古道术,或《大学》所述修齐治平之道,都是这样的格局,故第五讲明道术。道术不仅要通内外,还希望能究天人,于是第六讲论天人,说明中国人与古希腊古希伯来人不同的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以后,当然仍得通古今之变,是以第七、八讲谈王官之学的内涵与流变。此一变,亦是先秦学术发展之关键,而且“旧法世传之史”所关联的史官与历史意识,乃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意识上迥异于古希腊古印度之处。讲完历史意识,接着第九、十、十一讲就接着阐明中国人思维与心理之特点,论思维模式、抒情感性与忧患意识。孔子曾赞叹“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有忧患意识才有德业之担当,有此担当,才能有文化实践的愿力,故第十二讲便以周公为例,说这样的圣王如何开中国的礼乐文德之教。

以上十二讲,选的材料、引述的史事,都在孔子以前,也就是春秋前的中

国传统文化状况。描述中国这个文明,如何在饮食、男女、用思、抒情等各方面建立其面貌、发展其文化方向。依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之大纲大维,大抵在那时就确定了,后来老子、孔子以述为作,只是踵事增华,并非变本加厉,因此把源头说清楚了,嗣后的发展也就弄明白了。

今人对传统文化当然颇不明白,故批评东批评西、说三道四,自以为居高临下,可以拣择区判其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可是今人常不知自己所用以批评传统文化的那些观点和语词,往往只是拾人牙慧,学着洋人在说话。因此第十三、十四讲着重说明这种中国观是怎么形成的。十三讲,以孟德斯鸠为中心,介绍欧洲从崇仰中国文化到鄙夷的过程,论析中国国情特殊论、亚洲社会停滞论、中国礼教不如欧洲法制论等论调之内涵及其讹谬。十四讲,再以法律为例,说明西方对中国法制体系之误解。两讲互相印证,一从某个人的主张说,一从某个领域的认识说,其余即可以隅反。

这两讲是“破妄”,前十二讲是“显正”,最终一讲则是结语,伤华夏文明之异化而冀其再生也。

本书纵的条理,大约如此。横的条理,则是指本书每一讲主要都采取一种横向比较之论析方法,具有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史的意味。

第一讲,由比较中国人的身体观如何不同于古希腊古印度,又不同于佛教希伯来宗教开始。第二讲,论中外饮食思维之不同如何构建了不同的文明。第三讲,论在性别思维方面中西方有什么差异。第四讲,论中西封建之殊,及因封建伦理形成的中西文化之分。第五讲,论关怀型文化和西方惊异型知识系统的差别。第六讲,论中西方不同的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第七讲,辨明周代文官制度为何已是理性的法制型社会。在欧洲,此等社会之出现,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第八讲,论中国人历史意识与希腊印度之不同。第九讲,谈中国人思维方法之特点。第十讲,论中国人如何兴于诗、成于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言辩证成”的教育体系有何不同。十一讲,比较中西方群体组织之历史与观念,说明其政治经济思维上的差异。十二讲,反对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说法,辨明中国观与一般民族自认为居

住在世界中心的态度有何不同。每一讲都对比中西,旁及印度苏美希伯来,以见优劣。

我从来不假撇清,骗人说我的研究是客观中立的云云。人文研究,哪有中立客观这回事?由于人文研究本质上乃是在研究价值,价值必然涉及判断,必然会有取舍,大部分更关联着兴趣、爱好、习惯、美感等等。我的比较,旨在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好。而方法便是藉由比较来看清中国究竟与其他文明有何不同,此种不同为何又不只是不同,更可能具有价值上的胜义。

这是我的目的,当然也就是我的偏见所在。读本书者,敬祈留意,勿被我的偏见所惑。